

不久前,香港中学生梁逸峰用瞪眼、张望、扯嗓等独特方式,演绎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晏几道的《南乡子》古诗词而爆红网络。梁逸峰在被网友封为“朗诵表情帝”的同时,更是勾起了公众对诗歌朗诵这个话题的兴趣。



朗诵是一门艺术

■本报记者 王俊宁

在梁逸峰的“朗诵表情帝”事件后,2月23日,朦胧派诗人多多在上海民生美术馆面对一位自己的“诗迷”的朗诵,发出了“心都碎了”的感慨,并强调“诗歌朗诵是一门艺术”。

朗诵与吟诵

“说起诗歌朗诵,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影视剧里古代书生摇头晃脑吟诵的画面。但其实那不是朗诵,而是吟诵。”中国科学院作协副主席、野草诗社常务副社长王涓在接受采访时说,“吟诵是古人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体味推敲的过程,是诗人的一种自我陶醉。而朗诵实际上是一种舶来品,是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诗和话剧传入中国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语言表演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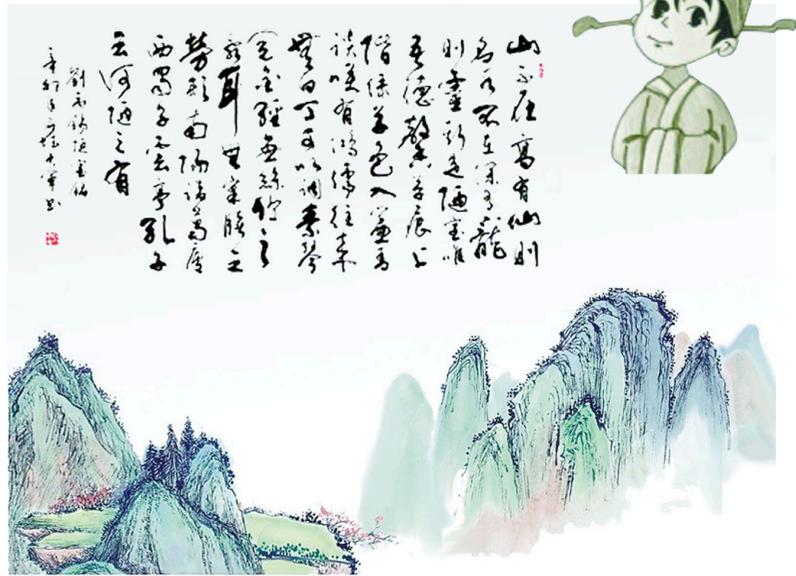
作为老诗人王亚平的儿子,现年74岁的王涓对诗歌朗诵颇有心得。如今,早已退休的他,还经常在“野草草堂文化讲堂”或应邀到各处讲授《朗诵艺术漫谈》。

“诗歌朗诵是用感情控制声音的语言表演艺术,是朗诵者通过声情并茂的语言、眼神手势的传情以及肢体语言的辅助,来对诗歌作品再创作。”王涓说,“而我们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吟诵,其实在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传统的吟诵没有固定的格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吟诵者的音调起伏、情绪变化、抒情发挥甚至至音腔调都是人尽各异的。”

王涓告诉记者,如今吟诵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失传的文化遗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一些诗词谱写的歌曲带有吟诵的意愿,但却不是真正的吟诵。”此外,王涓还指出,朗诵既不同于吟诵,也不能与朗读、演讲作等同。因为容易满足人们不同情况之下的情感需求,诗歌朗诵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留下了烙印。“特别是对于艺考来说,朗诵也是艺术院校表演类系科招生时最基本的考核项目之一。”

个性化的表达

针对此次诗人多多“指责”读者朗诵其诗歌的情况,王涓认为,目前诗歌朗诵,存在着都是高亢平直无一调的模仿舞台腔的缺陷。



王涓解释,“因为很多人对朗诵理解有偏差,所以在朗诵中也容易走上‘程式化’的道路。最突出的就是‘高’和‘平’。高就是指声调总处在高处,很多都是大喊大叫;平是指语调没有变化,不会停顿和停连,不善于轻重缓急。”

朗诵是依托在千变万化的文学作品上的,由于题材和体裁的差异,不同作品又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反映的内容也就各有不同,因此在朗诵上也要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朗诵的呈现方式也应是千姿百态的。

没有掌握基本的朗诵要领也易出现千篇一律,“因为很多人并没有下功夫去学习朗诵的基本知识,进行朗诵基本功的训练,所以在朗诵的时候很容易去模仿朗诵艺术家。”王涓告诉记者,“你没有那些艺术家的历练、条件和气场,模仿得再好,也只是模仿秀,而朗诵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表演艺术。成名的朗诵艺术家正因为他们各有特色,各有风格,才站得住脚,独树一帜。”

最本真的状态

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是朗诵“选材”的首选。但是能否在这仅有的一两分钟内调动起观众的情绪,就要看朗诵者自身“功力”了。

数说名画

梵高画笔下的“动力学”

■梁进

梵高和塞尚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回过头来惊叹,那个时代在欧洲,涌现了一批几乎囊括各行各业的伟人。如果说塞尚是在理性地追求超越静物的隐含的“动”,那么梵高则是感性地宣泄流淌在情感里抽象的“动”。

梵高这位“易激动神经”的艺术家,在短暂一生中惯于通过探索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表达心灵情感,其作品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在他的画中,那富于激情的笔触使他的麦田、树草、星夜等有如火焰般升腾、旋转、跃动。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中,震撼着观者的心灵。

欣赏着梵高的画,我一直感叹梵高到底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这双眼睛为什么可以穿透层层叠叠的表面障碍,看见现象的本质?为什么可以超越冥冥漫漫的时间空间,看到未来人们才能了解到的事实?而这些东西又是如何通过他神奇的画笔展现给我们的?

文森特·威廉·梵高(1853-1890),荷兰印象派代表性画家,曾做过职员、经纪人、传教士。梵高早期画风朴实。1886年,他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后画风巨变,由沉闷昏暗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两年后他到法国南部时,已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由于他一直贫穷交加,并不为当时的人们赏识,37岁时便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甚至在精神病院的日子里,他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创作状态,完成了诸多名垂青史的巨作。他就像他画中的向日葵如火焰般燃尽所有的激情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他的名作——《星空》。《星空》是梵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精神病院里完成的,据说他画的是他病房窗外的景色。在梵高的笔下,宁静无垠而又神秘的夜空被画成了激荡流动回旋而又梦幻的天幕。梵高的“动”已不再是一瞬间,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流程,甚至延伸到宇宙的起点。那现实中的一棵树给画成了黑色的

火焰,直指夜空,和右上那夜间似乎不可能如此明亮的大月星形成对比,而其他的小树都成了流线的一部分,让人感到世俗和尘寰如此剧烈地融合。

学过数学动力系统的朋友会感到,这个图几乎包括了动力系统的各种收敛或发散的极限状态。在似乎安宁的夜空中,空气是在流动的,敏感的梵高感受到了这一切。我们知道在当时数学界对流体动力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牛顿第二定律出发的被称为流体力学经典的由纳维(1785-1836)和斯托克斯(1819-1903)导出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已经建立。

当时除了对水流有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外,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人们的飞行打下了理论基础。梵高逝世后的13年,赖特兄弟将人类第一架飞机开上了蓝天。飞机飞行时机翼所卷起的湍流,在科学家计算机



梵高的《星空》

里模拟的结果与梵高在思想遨游夜空时所体验的景象何其相似!

在梵高的星空中心,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太极雏形,和我们古老的中国哲学不谋而合。我们的老祖宗对宇宙之初的解释是:“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不是梵高从深邃无垠的夜空中所领悟到的宇宙元态?

光影赏析

2027年,人类丧失了生育能力,多年来一直没有新的婴儿诞生。随着地球上最后一名18岁青年的意外死亡,全球陷入了恐慌状态,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纷纷涌向英国和其他西方富裕的民主国家。思想激进的英国移民局警察西奥受人之托帮助一名黑人女孩搞到合法身份离开英国,不想这名女孩竟然身怀六甲,在逃亡途中生下了一名女婴。最终,西奥成功掩护母女俩逃离,自己却身中流弹而亡。

这是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在2006年拍摄的《人类之子》中讲述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卡隆开始用心筹备《地心引力》的拍摄。《地心引力》在2011年拍摄,2013年上映,并在2014年斩获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等七个奖项。

评论界往往把《地心引力》用3D和电脑动画特技展现出来的绚丽的太空场景与英国导演库布里克在1968年执导的经典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相提并论,同时又指责影片的情节过于单薄,讲述的基本上就是由桑德拉·布洛克扮演的宇航员瑞安在太空站爆炸后如何返回地球的历程,欠缺《2001:太空漫游》的思想深度。可是卡隆这次在《地心引力》中“玩”的是技术,不是思想,说到“深刻”,卡隆丝毫不逊于哲学家。

《人类之子》一般被当作“科幻片”,而卡隆却说,自己对科幻题材一向不感兴趣,“我不想拍摄一部关于未来的电影,我只在乎当前,我们的今天正在改变未来,这不是科幻片,不过是设定在2027年罢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全球化”“地球村”诸如此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仿佛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世界大同”,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西方国家的移民法规越来越严格、非法移民的日渐猖獗以及恐怖活动的激增,这些正是《人类之子》所展示的。影片中颁发难民特殊通行证的上流社会的官员如同冷漠的动物一般耽于个人享乐,成了尼采所说的“末人”(the Last Man),而最终拥有生育能力的却是那位非法移民的黑人女孩,她最终在难民营生下了地球上唯一的婴儿。卡隆曾经说,“很多以未来为题材的故事涉及诸如‘老大哥’这样的主题,但我认为那是20世纪的暴君形象。今天的暴政采取新的伪装——21世纪的暴政名为‘民主’。”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指出,《人类之子》中的“享乐主义纵容(hedonist permissiveness)加上新式社会隔离和基于恐惧感的控制,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吗?”

《人类之子》用手提摄影机拍摄,贯穿着卡隆偏爱的长镜头,以纪实的风格隐喻了当代社会。影片的摄影指导艾曼纽尔·卢贝兹基同样来自墨西哥。在谈到《人类之子》的摄影时,他说,“摄影机已经变成了场景中的另一个人,一个好奇的追随者,跟随我们的主人公,让观众感到身临其境。”卢贝兹基也是《地心引力》的掌镜者,《地心引力》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摄影风格,这对影片的成功功不可没。

尽管《人类之子》和《地心引力》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影片,但在结构和内涵上还是颇有相似之处。在《人类之子》中,人类患上了不育症,如何延续种族,这是整个人类的救赎,而在《地心引力》中,宇航员瑞安设法从太空回到地球,这是一个人的救赎;在《人类之子》中,克里夫·欧文扮演的西奥为了拯救黑人女孩而丧生,而在《地心引力》中,乔治·克鲁尼扮演的宇航员麦特也为了瑞安能活下来而作出了自我牺牲;《人类之子》的结尾,黑人女孩带着婴儿成功逃出了隔离区,而在《地心引力》中,瑞安乘坐“天宫号”的返回舱落入大海中之后,从状如子宫的返回舱中艰难地爬上岸,如婴儿般蹒跚学步,走向远方。这些情节的设计显得有些“矫情”,相比整部影片来说像是“人道主义的尾巴”,但正如卡隆说的那样:“我拍摄电影一向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我是一个怀有希望的人。人性具有惊愕的破坏力,也同样具备团结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艺术速递

话剧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时间:2014.03.15-2014.03.16
地点:湖南大剧院

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单从创作时间上说,算不上“老”作品,但从其口碑、反响和观众认可度来讲,绝对称得上当代话剧作品的经典之作。

该剧2006年首演之际便引起了轰动,创造了“630次笑声,140次掌声,整个剧场笑得人仰马翻”的小剧场奇迹。2011年,来福和旺财这对“狗兄弟”还漂洋过海前往美国讨生活、追理想,足见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磨难,“两只狗”登场次数已经超过800次,正斗志昂扬地向大场迈进。

这部只有两个人表演的话剧,讲述了狗哥哥来福和狗弟弟旺财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去寻找幸福生活和伟大理想过程中的辛酸故事。作为当前中国剧场最具影响力的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作品,在《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仍可见其辛辣、幽默、批判的戏剧功力。剧里通过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也表达了创作者对当下社会有关贫穷、暴发、偷情、转基因蔬菜、养老保险、假LV等热门话题的意见。

展览

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
时间:2014.03.01-2014.04.27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被众多历史学家视为20世纪版画巅峰之作的沃拉尔系列版画,是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于1930年9月至1937年3月间创作完成的。版画以毕加索的朋友兼代理商安布鲁瓦茨·沃拉尔的名字命名,他们虽未保持密切联系却相识久远。

早在1901年,毕加索和另一位艺术家弗朗西斯科·伊图里诺在巴黎的首展就是在沃拉尔画廊举办的。自此,这位法国画廊商对这个西班牙画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出版他的作品。他们之间合作的顶峰便是沃拉尔系列版画。此次展览包含了毕加索在1930年9月至1936年6月间创作完成的97幅作品,以及1937年增加的3幅沃拉尔的肖像版画。

沃拉尔系列版画是毕加索创作力爆发期的硕果,版画展现了毕加索作为版画家各种高超的版画技法,深入挖掘了他内心的冲动,讲述了毕加索私密的个人生活及其艺术思想的嬗变,比如审美的焦虑,饱含爱意的激情,跌宕起伏的心态以及作为艺术家面对模特、作品及情人等方面关系所产生的困惑。

演唱会

Her 白色情人节
时间:2014.03.14
地点:北京万事达中心

即便最初只是纯粹的商业营销手段产物,3月14日的白色情人节也已经成为年轻情侣看重的另一个“情人节”。

3月14日,对于被甜蜜包围的情侣们来说,可以带着你爱的与爱你的人去享受一把“北京限定版”音乐浪漫晚餐。由蔡健雅、杨乃文、徐佳莹三位歌手联袂举行的“HER-白色情人节演唱会”,用音乐接力演唱的方式,集结30首脍炙人口的情歌作品,唱响北京“情人节”的夜空。

此前,针对观众“拼盘演出”的疑惑,主办方承诺这场演出的创意及节目编排也将成为其最大看点。据主办方透露,这场演出将不仅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拼盘演出”。三位歌手将以独唱、对唱、合唱等形式演绎自己的经典曲目或是向对方以及自己喜爱的音乐人致敬。

据悉,当晚金曲奖歌后蔡健雅将会重现去年北京工体个唱的金曲,杨乃文也会在内地首唱新专辑《ZERO》的歌曲。另外,三位歌手还将带来更多的互动,并保证“舞台上,我们不谈情,只唱爱”,让所有到场的情侣们感受到满满的新意和爱意。

音乐会

伊万·费舍尔与布达佩斯节日乐团
时间:2014.03.09
地点: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伊万·费舍尔是享誉世界的顶级指挥家,他还被称为世界上最富理想和最成功的乐团领导人。1983年,他和佐尔丹·科齐斯组建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并担任音乐总监30余年,与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之间的默契可想而知。

伊万·费舍尔是享誉世界的顶级指挥家,他还被称为世界上最富理想和最成功的乐团领导人。1983年,他和佐尔丹·科齐斯组建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并担任音乐总监30余年,与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之间的默契可想而知。

伊万·费舍尔是享誉世界的顶级指挥家,他还被称为世界上最富理想和最成功的乐团领导人。1983年,他和佐尔丹·科齐斯组建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并担任音乐总监30余年,与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之间的默契可想而知。

在伊万·费舍尔的领导下,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始终坚持自己的先锋精神,通过自始至终的创新塑造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在他们的摸索之下,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有为孩子设计的“可爱音乐会”,有事先不公布曲目的“惊喜音乐会”,有向观众讲解音乐的音乐会,还有带有舞台背景的歌剧音乐会等。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用创新以及与众不同的排练和演出方式为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带来启迪。

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经常前往重要的音乐中心演出,如卡耐基音乐厅、荷兰皇家音乐厅等,各种音乐节也经常邀请乐团前往,如琉森音乐节、爱丁堡音乐节和BBC逍遥音乐节、纽约的莫扎特音乐节等等。

栏目主持:伦诺克



伊万·费舍尔和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